

韓愈「貶潮抒懷詩」的內容與意象析論

林鳳嬛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

摘要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潮州之貶堪稱是韓愈人生中最重大的挫敗；他因〈論佛骨表〉被貶謫至潮州。而他亦如其他遭貶的文人一樣，將其遭貶的所思、所感、所悟在其詩文中呈現出來，韓愈「貶潮抒懷詩」所指的即是其在貶謫潮州期間所寫下抒情感懷的作品。在長途跋涉的貶途中、謫居生活的體驗下，抒發其悲傷情懷，詩歌內容，呈現了其對自然風物以及時間與空間的體驗與感受。本論文以韓愈貶潮抒懷詩的內容與意象析論為主題，試圖分析貶潮抒懷詩的內容以及從時空方面去探討其所隱含意象，以期從詩歌中對韓愈的生命態度與詩作的意蘊美感，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與掌握。

關鍵字：韓愈、貶潮、詩歌、時空意象



一、前言

韓愈（西元 768 年—824 年，唐代宗大曆三年至穆宗長慶四年），是唐代文學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蘇軾稱讚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¹「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²在思想上遵奉儒家道統，堅決攘斥佛老，在政治上主張國家統一。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其詩歌開發「以文為詩」，求新求奇，有氣勢；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孤苦的童年，飽嚙人世間的滄桑，磨練出韓愈那不屈不撓、面對困境、奮發向上的性格。他在其〈岳陽樓別竇司直〉自言：「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³」，汲汲於求取功名，以祈踏上仕途；踏上仕途後，在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裡，他依然秉持著「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⁴」的本性忠正直諫，也因此而惹惱了權貴，不容於主政者，最終被迫與「貶謫」結下不解之緣，踏上政治失意之途。

韓愈的一生經歷兩次的貶謫事件，一次是陽山之貶，另一次是潮州之貶。而在其生中最受人爭議的部份發生在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的潮州之貶後，在抵達潮州時期的行為表現，讓後人對其人格有諸多的批評；如：宋代的黃震在《黃氏日鈔》卷五十九中感嘆的寫道：「《論佛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勸東巡泰山，而自作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汲汲乎苟全性命，良可悲矣⁵！」而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三中也寫道：「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至於『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⁶。」又如：清代的曾國藩針對韓愈諫言憲宗「東巡泰山」之言在《曾文正公詩集》卷一中的《求闕齋讀書錄》亦寫道：「……『東巡泰山』，

¹ 楊家駱，《蘇東坡全集(上冊)》(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頁 627。

² 楊家駱，《蘇東坡全集(上冊)》，頁 627。

³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 317。

⁴ 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7》，(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 5129。

⁵ 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 368。

⁶ 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頁 559。



此則阿世取悅，韓公於此等處，多信道不篤⁷。」這些批評包含了：不善處窮、畏死、摧挫獻佞、望召還……等，向來以忠正剛直著稱的韓愈，何以在其貶謫潮州後會引來後人對他人格的諸多質疑？

遭貶的文人，當其在抑鬱愁悶的貶謫困境中，「詩」便擔負了抒情言志的作用。所以，詩人在進行創作時，自然會將個人對於時空的感受，藉由不同的形式呈現於作品中；所以，筆者以為欲探論韓愈貶潮抒懷詩的意涵之前，亦應對其潮州之貶的原因進行瞭解，蓋貶潮抒懷詩作產生與其生命經歷有著密切的關聯，除此之外，若也能針對韓愈巧妙安排於詩作中的時空意象加以剖析，必定更能深刻的體認韓愈在其政治生涯困頓不得志時的應對態度及心理內容。

基於上述的動機，引起了筆者意對韓愈貶潮詩深入了解的興趣，本論文以韓愈貶潮抒懷詩的內容與意象析論為主題，試圖分析貶潮抒懷詩的內容以及從時空方面去探討其所隱含意象，以期從詩歌中對韓愈的生命態度與詩作的意蘊美感，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與掌握。

二、韓愈貶謫潮州之始末

唐代是佛、道教極其盛行的朝代；由於國家的戰亂不斷，百姓生活痛苦不堪，使人們產生欲藉由佛教中寄託來世的思想尋求解脫，且最重要的是統治者的大力扶持，致使信佛道教者遽增，崇佛成為一項全國性的活動。

憲宗時期，崇佛風氣極其盛行；元和十三年，功德使上疏諫奉迎佛骨：「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⁸。」翌年，憲宗奉迎佛骨，據《舊唐書·韓愈傳》中的記載：

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臬驛迎佛

⁷ 轉引自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頁 1505。

⁸ 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天工書局，頁 7756。



骨。自光順門人大內，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月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⁹。

上自王公貴族下至平民百姓，全國上下為這一節佛骨狂亂痴迷，可說是唐立國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宗教狂熱。但對此一現象，眾臣卻不言其非，御史也不舉其失；因為群臣和御史全都知道憲宗奉迎佛骨的「居心」，除了祈求歲豐人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為自己祈福，延年益壽。對於這種崇佛的景象，當時任職刑部侍郎的韓愈，深感憂慮。他本著道統繼承者的使命感，決定上疏諫言，痛呈佛教之危害；呈上〈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湯孫太戊在位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女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¹⁰！

從這段文字中韓愈明白的揭示，在佛教尚未進入中國以前，歷代帝王皆國祚綿長且壽考恒久；但佛教進入中國以後，諸朝代亂亡相繼而生，國祚短促。其中所舉梁武帝之例，更讓人聞之心驚，似在詛咒憲宗「事佛」則必「年促」一般。憲宗看到諫表，極為震怒，本欲將其賜死，後經忠直的宰相裴度、崔群等眾臣的求情，始將其貶謫至瘴癘之地潮州擔任刺史。

所以，從憲宗的話語：「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為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為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¹¹。」可以得知，

⁹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51。

¹⁰ 韓愈著、錢仲聯、馬茂元校點，〈論佛骨表〉《韓愈全集》，頁334。

¹¹ 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頁7763。



韓愈之所以獲罪，是由於其言論乖刺，各帝王奉佛之後「咸致天促」之語，失了人臣之禮所致。韓愈不是第一位振臂疾呼反佛道的朝臣，也不是唯一信念堅定的反佛道朝臣，但是他卻是第一位對君主迷信佛道採取激進方式對應的朝臣，他的〈論佛骨表〉是致使其遠貶潮州的最直接原因。

三、「貶潮抒懷詩」之內容探析

潮州之貶對韓愈來說，堪稱是其人生中最重大的打擊。而由於在政治生涯受到的挫敗及到貶謫地受到客觀環境的刺激影響，使得其不管在生活方式或情感心態都受到了影響。仕途的困頓，讓其不時心動情發，無論是在往潮州的路上、或在謫居地潮州或量移回京之前，每每讓其觸景傷情，想到親人、故友，將其所思、所感、所悟寫成一篇篇的詩文，作品中飽含其真摯的情感，茲舉具體詩例說明之。

(一)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此首詩是元和十四年韓愈貶官潮州出關時所作，詩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¹²。

這首詩可以說是韓愈「不平則鳴」的詩歌代表；整首詩將敘事、論議、寫景、抒情相互結合，字裡行間充滿了悽愴忠憤之情。韓愈萬萬沒想到，自己的遭遇竟會如同在〈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中寫道的：「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¹³。」當他到達離長安不遠的藍關時，韓湘趕來相見並與之同行，在韓愈心情極其低落的狀況下促成了他寫下這首慷慨激昂的「哀怨」詩作。他撫時感事，除對自己「朝奏」而遭「夕貶」的不幸遭遇充滿

¹²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097。

¹³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288。



了憤恨不平之氣外，更直述了自己對「興道」及「除弊」的改革之志向至死不悔¹⁴。李光地在《榕村詩選》即道：「佛骨表孤映千古，而此詩配之。尤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卻」¹⁵。「衰朽」、「殘年」落寞蕭索的形象，恰可呈現烘托渲染的作用，呈現在藍關漫天飛舞大雪中的韓愈，身影是那樣的孤獨、淒苦與無助的畫面；「家何在」三個字更蘊含了韓愈心中無數的血淚與辛酸。在這天寒地凍、四顧茫茫、荒涼冷漠的景象中，又怎能不讓其產生天涯淪落之感呢？詩中真切地敘述了韓愈遭貶後痛苦、憤恨、擔憂及訣別的心情，讓人深刻的感受到他那憤中帶「悲」及無怨無悔、剛毅忠正的諫臣形象。

(二)過南陽

南陽指的即是鄧州。這首五言詩是韓愈前往潮州途中所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

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¹⁶。

這首詩的內容，乍看下恰似敘述紀遊情景，但實則為韓愈藉由景物的描寫來抒發自己心中的鬱悶。從麥子正蒼鬱蓬勃成長之景，映襯出韓愈處境之悲苦，連斑鳩鳥都為他哀號個不停。詩中藉由秦山、商山之遠，雜有離長安之遙的寓意。「長安」所代表的是政治核心，士人理想的所在。遠離長安，對文人來說，是政治生命的挫敗，如：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所云：「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¹⁷。」此時韓愈的心情是相當絕望的，內心感慨萬千。「吾其寄餘齡」更點出自己恐將到那遙遠的貶謫地潮州度過餘生了，韓愈心中的憂懼顯於字裡行間。

(三)題楚昭王廟

這首七言絕句詩是韓愈在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在要到其貶謫地潮州途經襄陽楚昭王廟時，看到廟中一片荒涼的景象，心中有感而發而題下此詩：

¹⁴ 參考劉尊明，〈韓愈貶謫潮州的人生體驗與詩文創作〉，《湖北大學學報》，(第28卷第3期，2001年5月)，頁55。

¹⁵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二)》，(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895。

¹⁶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06。

¹⁷ 李白著、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1545。



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¹⁸

韓愈以眼中所見的景物寫出自己內心的無限感慨；朱彝尊亦說：「若草草然，卻有風致，全在『一間茅屋』四字上」¹⁹。「一間茅屋」更顯出箇中韻味；此地區的居民雖沒有充裕的錢財可為楚昭王蓋一間富麗堂皇的大廟，但還是用盡心思的蓋一間茅屋來祭拜他，可見楚昭王的德性是如此昭然卓著，還有人念念不忘他的舊時德澤；何焯評議此詩即說：「意味深長²⁰。」對照今時今日的自己，是否亦有讓人曾感念之處呢？而韓愈最希望對其仍有所「感念」的人又是誰呢？其所指是否是唐憲宗？因為，唯有憲宗仍然感念他，那他必可早早遇赦北返，而這應也韓愈衷心的冀望。

(四)題臨瀧²¹寺

韓愈在韶州臨瀧縣寫下此詩，悲愴的詩風躍然紙上。詩的內容如下：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²²。

韓愈歷經千辛萬苦終於越過嶺南到達韶州。詩中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天」，對於潮州自然環境的惡劣和生活條件的貧乏，早有耳聞；朱彝尊即說：「妙處全在『吾能說』三字上」²³。「吾能說」三個字寫出韓愈對南蠻之地的熟悉；因「海氣昏昏」與〈瀧吏〉中的「有海無天地」的地域描述正相吻合，讓韓愈更加的相信瀧吏口中對潮州險惡環境的種種描述，內心對那南蠻之地的恐懼感不覺又多添加了幾分。已過知天命之齡的韓愈，在其身陷困境，遭貶謫至潮州，孤獨的品嚐著那人生苦酒的當時，那海氣昏昏之景，讓其情緒完全盪入谷底，幾乎是陷於絕望之中，對於自己的苦難與命運，一字一句的從筆墨中流露出來，詩中盡顯其落寞失意之情狀。

(五)過始興²⁴江口感懷

¹⁸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07。

¹⁹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449。

²⁰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449。

²¹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地理志》：「韶州，隋南海邵之曲江縣。武德四年平蕭銑，置番州，領曲江、始興、樂昌、臨瀧和良化五縣。貞觀元年，改為韶州。八年，廢臨瀧、良化二縣。」(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頁 1096。

²²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18。

²³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0。

²⁴ 歐陽脩、宋祁撰、楊家駱主編，《新唐書 2》：「韶州始興郡。」(台北，鼎文書局印行，1989年)，



韓愈貶謫至潮州，路過始興這個地方，觸景傷情，心中湧起無限思念與哀痛而寫下這首七言絕句：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²⁵。

早在韓愈十歲那年，兄長韓會貶官到韶州，他便與兄嫂鄭氏、十二郎和乳母等一起隨兄長至此地；所以，對於嶺南的一切地形地物他是甚為熟悉的。憶起昔日之景況，再對照今日愈因貶謫之故再經此地，昔日親人卻早已亡故，獨存韓愈一人，心中唏噓之感，真是不可言喻。而詩中的「今只一身存」和「無人可共論」道盡韓愈孤立無助之感，詩中的意涵是如此的悲愴動人，讓讀詩者也為之鼻酸；朱彝尊評議此詩時即說：「道得真切，鍊得簡妙²⁶。」

(六)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在韓愈自袁州北返的途中，途經江州，順遊廬山，想起過去曾受到蕭存的知遇之恩；於是，拜訪其故居，才知道他的兒子都已亡故，僅存二女，留下百縑拯之；有感而發作下此詩：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烟霞²⁷。

此詩淋漓盡致的表現出韓愈重情重義的一面，詩中還引用鄧攸的故事來突顯您至少還有女兒可傳承家業；但一想到過去在此借住的景況與現今相比，唏噓之感齊湧心頭；「幾行衰淚」再配上「烟霞」，夕陽殘美意象來渲染詩歌中感傷的氣氛。

(七)題廣昌館

韓愈的先祖在過去曾經到南陽來躲避戰亂；所以，他到了南陽之後，便開始找尋是否仍有近親居住在此。

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²⁸？

從內容來看，韓愈觸景生情，他尋尋又覓覓，從「遺跡」到「丘墳」，只為尋找「近親」。詩中以「已幾春」來表示時間已久，「偶逢」一詞呈現出韓愈對此地的

頁 1096。

²⁵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21。

²⁶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511。

²⁷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88。

²⁸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95。



陌生感，表示他對這裡的不熟悉；「遺跡」一詞顯示時間已久遠，呼應第一句中的「已幾春」。詩末韓愈問：「何處南陽有近親？」所謂的逝者已矣！南陽恐怕是很難有近親了，倘若尚有近親，豈會讓「丘墳發掘當官路」，且成為「遺跡」之事呢？韓愈的語氣是如此的委婉哀傷，四句話便將人事的滄桑全部道盡。

(八)雉朝飛操

韓愈的〈琴操十首〉是藉由古代聖賢的遭遇，來抒發自己心中的感觸，並烘托出自己內心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堅貞不屈的節操。〈雉朝飛操〉屬〈琴操十首之八〉，是牧犢子因已七十歲了，卻仍無妻妾，再看到眾多的雌雉追隨著一隻雄雉，雄雉趾高氣昂的模樣有感而發所作：

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

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

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²⁹。

韓愈的〈雉朝飛操〉共有十二句，詩中「羣雌孤雄，意氣橫出」似有所指，依當時的背景來推估，其泛指的應是李逢吉集團中之黨羽，而「意氣橫出」之人應是憲宗身邊之紅人 --- 皇甫鏞。而「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牧犢子感歎自己人不如鳥，都已七十歲了，卻仍無妻室；韓愈雖有在為孤苦無依者發出「不平之鳴」；但實則是在為已五十二高齡但卻無辜遭貶謫之禍的自己，抒發心中無限的感慨。陳沆在《詩比興箋》中指出：「感盛年之遲莫，慨遇合之無時也。」³⁰所謂「千里馬」，也總得遇上「伯樂」的賞識，才能得到「千里馬」這美譽；但正值盛年的自己，卻只能在這蠻荒之地度過餘生，未能在朝廷上好好一展長才。此首詩頗有韓愈感慨自己未能遇上「伯樂」、感慨自己歸朝無期、及對於前途茫然之感歎。

(九)別鶴操

韓愈根據〈別鶴操〉撰作了〈別鶴操〉，屬〈琴操十首之九〉，是以五言的形

²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6。

³⁰ 陳沆，《詩比興箋·卷四》，頁 446。



式作之：

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

穆子感之而作。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

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³¹。

穆子與妻結縭五年，卻仍膝下無子，父母以「大義之道」要他另娶。妻子知此訊息，半夜倚窗而哭號；穆子聽聞妻子的哭聲，由感而發所作；程學恂即評議此詩含悲無窮。詩中的「江漢水之大」指的是大義，而「鵠身鳥之微」指的是自己，中國人向來是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大愛精神；穆子夫妻之例，即為最佳的佐證。

〈別鵠操〉這首詩與〈孔雀東南飛〉的題旨是相仿，同為敘述家庭的悲劇；中國自古以來，因「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禮教，讓多少對恩愛夫妻就此仳離³²。陳沆在《詩比興箋》中云：「逐臣棄婦同情也。」³³而此時的韓愈不也正身受「別離」之苦，因上表排佛被貶，只能黯然的離開朝廷，離開他愛戴的君王，離開他熱愛的家園。韓愈藉由詩中之意以喻己，「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更寫出了歸朝無期之悲，全詩無任何綺麗文句的烘托，但隨筆拈來，所蘊藏的感染力更大，也更懾人心弦。

四、韓愈「貶潮抒懷詩」之意象

意象是「意」與「象」的複合體，它包含著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意」，指的是詩人情感與理性的結合或情結，另一個層面則是「象」，是一種形象的呈

³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168。

³² 參考李建崑，〈韓愈〈琴操〉十首析論〉《興大中文學報》，(第三期，1990 年 1 月)，頁 196-197。

³³ 陳沆，《詩比興箋·卷四》，頁 446。



現，兩者缺一不可。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就已有了意象的雛型；根據《周易·繫辭》的記載：「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³⁴。」這部預測人事吉凶禍福的古筮書，便是用八卦圖象的推衍變化來揭示其規律。而對於「意」與「象」的關係，《周易·繫辭》中也做了論證：「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³⁵」所以，「意」是經由「象」彰顯出來。而蘇珊·朗格也說：「一個真正的符號，比如一個詞，它僅僅是一個記號，在領會它的意義時，我們的興趣就會超出這個詞本身而指向它的概念。詞本身僅僅是一個工具，一旦我們把握了它的內涵或識別出某種屬於它的外延的東西，我們便不再需要這個詞了³⁶。」可見這種作為「符號」的意象，負載著更有意義的內涵，如：個體或群體的情感。因此，藉由作品中的意象的探析，可以看到隱含在作品中不同的理智和情感。

韓愈的貶潮抒懷詩是其在貶潮州時所寫下的作品，在長途跋涉的貶途中、謫居生活的體驗下，抒發其悲傷情懷，詩歌內容，呈現了其對自然風物以及時間與空間的體驗與感受。自然風物引發韓愈對生命的感悟，而時空意象又表現了韓愈的生命困頓以及對生命短暫的感慨。在韓愈貶潮抒懷詩中意象的設計，筆者將從其時間意象、空間意象和時空結合意象三方面分別進行研究，從而整理歸納出韓愈對其生命的態度與詩作中的意蘊美感。

(一)時間意象

1. 著重於兩相對照所產生的效果，感受生命的流動、表達其內心濃厚情愁

(1) 「由昔而今」的時間設計結構

在有些詩作中，雖其會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而寫，但卻是將「昔」和「今」截斷成不同的時期，強調彼此對照後所產生的效果。在韓愈貶謫詩作中，有些在時間表現上即採用了「由昔而今」的形式敘寫，如：〈過始興江口感懷〉、〈題楚昭王廟〉和〈題廣昌館〉。〈過始興江口感懷〉詩中云：「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詩中是從「昔到今」的時間

³⁴ 徐子宏譯注，《周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年)，頁562。

³⁵ 徐子宏譯注，《周易》，頁549。

³⁶ 蘇珊·朗格，《藝術問題》，(上海：中國社科出版社，1983年)，頁128-129。



先後順序抒寫。第一句寫的是昔日一家人隨兄長韓會貶官至此地的情景，點出韓愈對親人的懷念；接著回到現實的「今」——「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點出人事的滄桑。韓愈藉著南貶之事，道盡自己目前處境是如此的孤立無助；這其中除了有對時間流逝的感嘆之外，更有對自己在職場上遭遇的感嘆。

〈題楚昭王廟〉一詩是韓愈在楚昭王廟前發思古之幽情，緬懷楚昭王所寫下的。此詩在時間形態的運用上亦是屬於「由昔而今」的表現手法，詩中：「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韓愈藉由眼前所見的眾多士大夫墳墓之景，引發其對時光流逝的感嘆，接著再寫遠景，漸入蒼茫之境，引人遐思，將整個視野延伸到整個過去的歷史中，時序是指向過去的；接著時間回到今日，「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將焦點聚集在「一間茅屋」上，表現出對楚昭王的緬懷與對其德澤的肯定。蔣之翹即評議此詩：「弔古詩只是傷今，不更及古，而思古之意，更是淒絕³⁷。」

〈題廣昌館〉詩中：「白水龍飛已幾春？偶逢遺跡問耕人。丘墳發掘當官路，何處南陽有近親？」詩中「由昔而今」的時間設計，是以「昔」的時間意象來凸顯「今」的效果。「白水龍飛已幾春？」寫的是昔日先祖曾至此地避難，點出白水縣為韓愈的故鄉；接著回到現實的「今」，韓愈對親人的想念，欲尋近親的心願。從「遺跡問耕人」到見「丘墳發掘」，韓愈忍不住發出悲嘆，南陽哪個地方還有我的近親呢？凸顯詩人滄海桑田之感受及內心無比的哀傷。

以上三首詩的時序都是「由昔而今」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且被放大延伸到整個歷史的過程中，視野更加深遠，且時間的意境也更加的幽遠深長，而這三首詩都是感嘆時間的飛逝及對過去人物的緬懷，呈現的是一種單向的思念。

(2)以「今昔今」的形式敘寫

在詩歌的寫作上，若能靈活地運用「今」與「昔」，那麼，作品中的時間結構，將更富有變化且呈現多樣的風貌。而在韓愈的貶潮抒懷詩中即有此類型的時間設計手法。如：〈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堂舊〉：「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烟霞。」韓愈以「今昔今」的時間設計來

³⁷ 顧嗣立補註，《韓愈先生詩集注·卷十》，頁 449。



凸顯作品的主題。「今」---「中郎有女能傳業」一句，以今日眼見之景起興，敘寫蕭二家中眾多兒子皆已亡故，如今僅存女兒，帶出人事凋零之唏噓感；「昔」---「偶到匡山曾住處」一句，憶及昔日受到蕭二的照顧及到其家中借住之情形；最後回到現實「今」---「幾行衰淚落烟霞」，如同夏丏尊在《文章講話》裡所說的：「感慨的情緒成立於今昔的對比³⁸。」道出韓愈對世事無常的感嘆，從這一首詩中可以看到韓愈知恩圖報，重情重義的一面。

2.從「嘆老」中感知時間的流逝，凸出其內心的焦慮與無助感

當時間的流逝對應到逐臣的生命時，生命的有限性，便被彰顯了，因此，逐臣往往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嘆老」的悲哀與焦慮感。在〈左遷藍關示姪孫湘〉詩中就寫道：「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³⁹。」「衰朽」、「殘年」二詞表示遲暮之意象，呼應前一句中的「除弊事」，凸出垂垂老矣的韓愈，剛正不阿，一心為國家盡忠的形像。古代的讀書人，其生命的核心價值即是「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韓愈亦是如此的想法，或許他能不為其人生際遇感到悲嘆，但卻無法對其生命志業及理想價值未能實現不感到悵然。

又如：〈雉朝飛操〉一詩，從雉鳥兒的雙飛雙棲，映照出詩人的落寞，也說出詩人心中的企盼。詩中：「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⁴⁰。」牧犢子感嘆自己年已七十，卻仍無妻妾。「七十」即為一實際的時間詞，而他以「七十」來表示自己年紀已老，凸顯出自己又老又孤單，可憐的心境；這其中更蘊涵著韓愈表明自己年紀已老，但在職場上卻仍未有一賞識自己的伯樂出現，內心孤獨無助的心情。

(二)空間意象

逐臣在貶謫生活中，最平常、最深切的體驗首先是對空間的感受。距離的遠近、貶途的難易、地形的高低……等，這些都是逐臣生活中時時經歷的，無時無刻的緊跟著逐臣詩人的生活。

1.感悟空間的遼濶與荒遠感，凸出其因遠離政治權力核心，滿腔的抱負理想不得盡情施展，內心苦悶無比的心境。

³⁸ 夏丏尊、葉紹鈞，《文章講話》，（上海，開明書局，1948年），頁122。

³⁹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097。

⁴⁰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66。



(1) 使用時空數量詞

在韓愈貶謫詩中，如：〈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二句中連用三個數量詞，「一」、「九」、「八千」。「一」與「九」相對；在朝廷上，「一」個朝臣呈上奏章予「九」五至尊的君王，凸出帝王至高無上的地位，韓愈的影像更顯渺小與卑微。而「一」也與「八千」相對，只因「一」封奏章，即被遠貶至離長安城「八千」里外的蠻荒之地潮州，藉以凸顯這份奏章所犯下的罪是如此之重、韓愈與長安之距離是如此之遠，遠離權力核心，欲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夢想，更顯遙不可及，這又怎不讓逐臣韓愈惆悵滿懷。又如：〈題臨瀧寺〉中「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韓愈抱著又老又孱弱的病體坐上船前往貶謫地，不知不覺中已離家五千公里遠了。「五千」是他對空間的直觀感知，是一表示空間距離的量詞，且隨著與長安的距離越來越遠，其與君心之距離也越形遙遠之意。

數量詞的使用，是其對空間距離的量化表現，是韓愈從對遙遠距離的無數次觀察和體驗中將內心深刻的印象寫入詩中。所以，韓愈在貶謫詩中使用數量詞，藉以凸顯出其貶謫地潮州與長安距離之遙的空間意象，且在使用過程中，韓愈的主觀情感已與這些空間意象緊密結合；遠離政治權力核心，滿腔的抱負理想不得盡情施展，其內心苦悶無比。

(2) 「對比」的空間設計

韓愈的貶謫詩在空間意象方面呈現出來的對比的技巧是多方面，如：高峻與低勢的對比、左右的對比和南北的對比等。

〈雉朝飛操〉一詩：「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詩中正是藉由雉雙飛動態的情景，將雉的形態與情意描繪得更加生動，更有力。「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三句，以「東、西」、「啄、飛」藉由雉鳥的動作做出空間延展意象，顯現出雄雉的意氣橫出之姿態；就如同當今皇甫鏞等人在朝廷及憲宗跟前如魚得水一般，更加的凸顯韓愈的孤立無助。

〈別鵠操〉詩：「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且可繞樹相隨飛。」此詩空間意象是以



「由遠而近」的設計方式，詩中「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二句「由遠而近」的空間意象設計；將人們的視線帶向遠方，再從鵠鳥的飛動中，讓視線漸漸的往近處注視，以凸出焦點，藉此凝聚讀詩者的注意力，以彰顯「巢」這個空間意象。在焦點凝聚的同時，情感也隨之而出，彷彿聽到韓愈心中的吶喊 --- 我想回「朝」。

「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二句，是屬於「大小」對比的空間設計方式，是用放大的空間去襯托縮小的空間，最後將焦點凝聚在一個小小的點上，這樣強而有力的集中效果，對於意象的呈現具有相當驚人的效果。在詩句中以「大小」的對比形式，聚焦在「鵠身」，且從「江漢之大」以凸顯「鵠鳥的弱小」；這其中又有韓愈藏有的隱喻，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脆弱，無力對抗強權。

(三)時空結合意象

時間和空間是不能完全切割、劃分的，黑格爾就曾指出：人們「在自然的存在的方式裡，屬於時間的範疇，也屬於空間的範疇⁴¹。」所以說，時間和空間是相依相存的；遠離了空間，那時間將無法讓人感知，僅留抽象；抽離了時間，那空間中的一切都將全部靜止且失去意義。筆者從時間與空間的整體性來分析韓愈抒懷詩中時空意象的結合，將其分為時空交感與時空交錯兩部分深入探究。

1.時空交感

所謂的「時空交感」，黃永武在《中國詩學---設計篇》中即說道：「在時空交叉的處理上極靈活，詩句就分不出是屬於時間亦或空間，這種時空混融的手法，往往能造成情思綿邈，錯綜幻化的意趣⁴²。」仇小屏在《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中亦有類似的說法：「時空溶合是時、空交融無間，無法區分⁴³。」當時間和空間完全的合一時，使人們以俯仰的心靈去感受時空的流動起伏和它的生生不息的節奏，且再也無法明確的分辨出何者為時間，何者為空間。而時空的溶合結構，有時會從時間的運轉中帶出空間的變化；有時會藉由空間的變化中感受時間的流逝；有時是時間意象與空間意象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無法清楚的予以區分。如：〈左遷藍關示姪孫湘〉中：

⁴¹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131。

⁴²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7年)，頁74。

⁴³ 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256。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⁴⁴。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和「雪擁藍關馬不前」三句即為時空交感的詩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在朝廷早朝時呈上奏書的畫面；藉由「朝」字，而將時間意象 --- 早上，與空間意象「九重天」結合於一句當中。除了將時間交代清楚之外，也營造出韓愈當時忠正直諫時的態度。「夕貶潮州路八千」：到了晚上，韓愈帶著悲憤的心情，踏上貶途，前往貶謫地的景象依稀可見；藉由「夕」字，而將時間意象 --- 晚上，與空間意象「潮州」結合於句子當中。除了將時間明示出來之外，亦將踏上貶途，韓愈的落寞悲苦及無盡悲涼的感受塑造出來。而在這兩個句子當中，除了表現出強烈的時間意識 --- 朝、夕，亦以「奏」、「貶」對比的表現手法，呈現出今昔身份的變化之大、自己獲罪速度之快；從昔日煊赫的朝臣跌落成逐臣，表達出韓愈對世事滄桑，人生無常的悲嘆。將今日的悲情移入昔日的盛事盛景中「衰朽」、「殘年」的形象是落寞蕭索的，恰可對應韓愈遭貶後痛苦、憤恨、擔憂及訣別的心情，呈烘托渲染的作用。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二句，「雲橫秦嶺」和「雪擁藍關」二者為自然景致的空間意象；「雲」在「天上」飄，「雪」飄落「地下」，採用「由高而低」的視覺變動，描寫出凜冽的寒冬，大地一片白茫茫，除了讓人有肅殺的感覺之外，更讓人有失了方向無所歸依的茫然感；藉由「雪」字，而將時間意象 --- 冬天，與空間意象「藍關馬不前」結合於一句當中。除了交代時間，也營造出韓愈遭貶謫，英雄失意之悲的氛圍。而這「雪」字，除了有時間的意象外，更象徵著韓愈仕途上的坎坷，彰顯出最後一句「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愈主觀的認定自己的生命將走到盡頭。但所謂的「冬天來了，春天就不遠了吧！」所以，這其中應是有韓愈內心深處渴望，渴望自己春天快快到來，早日獲赦回京，報效國家的意蘊吧！

2.時空交錯

現實中的物理時空是有很多限制的，在仇小屏的《古典詞時空設計之研究》就指出：

⁴⁴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 1097。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要以時空作為自己運動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說，都必須經歷一定的時間，同時也佔有一定的空間⁴⁵。

也就是說現實中的物理時間與物理空間是不受主體主觀意識影響的，前者具有時續性與順序性，而後者則存在著廣延性。但在詩歌中的時間與空間則相對的較為主觀和間接；詩人創作時可以依循原本的現實時空，也可以運用想像或技巧去打破時空順序與界限。所以說，詩歌中的時空是心理時空，是一個全新且自由的世界，詩人可以超越現實時空的限制，在古往今來不同的時空中自由的穿梭，將其內心豐富多元的思緒與情感表現其詩作中。所以，表現在作品中的心理時空就會和現實的物理時空有了差距，甚至造成了時空的跳躍或倒流。

在韓愈的抒懷詩當中，有許多的詩篇都是透過眼前的景物，再以聯想、時空交錯的方式，超越客觀現實的時空，將其延伸到無限的心理時空，然後將心中的情懷表達出來。如〈過南陽〉一詩：「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⁴⁶。」詩中以「先空後時」的結構，先描繪空間，再指出時間的部分。空間的部分，詩中借景抒情，以眼前所見的南陽城外實景起興，從小麥蒼鬱青翠之情狀對比逐臣韓愈寂寥落寞之身影，更讓人對其處境投以憐憫之情。頷、頸聯為「高低」對比的空間結構設計，「春鳩鳴不停」一句呼應著第三句，凸顯趕往貶謫地的韓愈，心中無限的哀悽。「秦商邈既遠，湖海浩將經。」二句描述自然景致，運用高低的視覺轉換，做空間距離的延展。在俯視的同時，也藉著「秦山」、「商山」、「湖海」等空間意象，暗示憲宗被奸邪所包圍，自己與憲宗之間隔著重重的阻礙，欲報國卻無門，慨然的抒發內心的情志，且隨著離京城距離越來越遠，韓愈心中的絕望感也越來越深。

接著韓愈將時間投注在遙遠的未來，「孰忍生以感？吾其寄餘齡。」二句是虛時間詞，韓愈以無比焦灼的心境，且主觀的認定，點出自己將到那遙遠的貶謫地潮州度過餘生，讓人對其悲慘遭遇，寄予無限的同情。

⁴⁵ 仇小屏，《古典詞時空設計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頁232。

⁴⁶ 錢仲聯，《韓愈詩繫年集釋》，頁1106。



五、結論

本文首先論述了韓愈貶謫潮州的原因，說明了其潮州之貶是由於其上諫〈論佛骨表〉所致；諫表中乖刺的言論，失了人臣之禮，得罪了憲宗，故不可赦，遠貶至瘴癘之地，任潮州刺史。接著探析韓愈抒懷詩的內容；踏上貶途的韓愈，沿途的人文景致、潮州的地形、地物，無一不觸動其心靈，他以飽含真情的筆墨寫下一首首的詩篇，排遣他內心的苦悶，他念著親人、想著故交、緬懷著古人、思戀朝廷……，首首皆是其孤獨寂寞時的懷想所作，情感和心態從初貶時的凌厲恣意、激切憤懣轉變為悲悽哀婉、憂惶慚悸。最後，論及的是抒懷詩中的意象，韓愈在詩歌中藉由時間意象和空間意象的設計，可以看到隱含在作品中不同的「理智和情感」。在時間意象方面，韓愈著重於「今昔」兩相對照所產生的效果，來表達其內心濃厚情愁。在空間意象方面，韓愈在詩作中常常使用數量詞，從而凸顯出貶謫地之荒遠的空間意象；且在實景的空間意象中，以對比的的形式做空間距離的延展，如：高低、遠近、左右等，凸顯出自己與長安的距離、與憲宗的距離都越來越遠以及其想回歸的心願。韓愈這些貶潮抒懷詩作都是其肺腑之言，感人至深，且思想內容深刻，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參考資料

(一) 專書

- 夏丏尊、葉紹鈞合著，《文章講話》，(上海：開明書局，1948年)。
- 顧嗣立補註，《昌黎先生詩集注·卷十》，(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年)。
- 司馬光著、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八)》天工書局。
- 陳沆，《詩比興箋·卷四》，(台北：藝文印書館版，1970年)。
- 司馬遷撰、斐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台南：大行出版社，1975年)。
- 蘇珊·朗格，《藝術問題》，(上海：中國社科出版社，1983年)。
- 李善馨，《韓愈資料彙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
- 楊家駱，〈蘇東坡全集(上冊)〉，(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
- 劉國盈，《韓愈評傳》，(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
- 李浩著，《唐詩美學》，(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 徐子宏譯注，《周易》，(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年)。
- 李光地著·陳祖武點校，《榕村語錄 榕村續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李建崑，《韓孟詩論叢(上)、(下)》，(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二) 期刊

- 劉尊明，〈韓愈貶謫潮州的人生體驗與詩文創作〉，《湖北大學學報》，第28卷第3期，2001年5月。
- 黃倫峰，〈從韓愈貶潮看其詩風變化〉，《哈爾濱學院學報》，第27卷第9期，2006年9月。



黃偉宏，〈解讀韓愈貶潮詩文情感風格的變化〉，《語言文學研究·文教資料》，2010年6月。

